

莫言文集·卷3

再爆炸

莫言

作家出版社

莫言文集 卷3

再爆炸

莫言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莫言文集·卷 3: 再爆炸 / 莫言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4. 9

ISBN 7-5063-0863-0

I. 莫… II. 莫… III. ①莫言—文集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N. ①I217.2②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202 号

《再爆炸》 莫言文集·卷 3

作者: 莫言

责任编辑: 懿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07 千

印张: 17.75

插页: 6

版次: 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0863-0/I·854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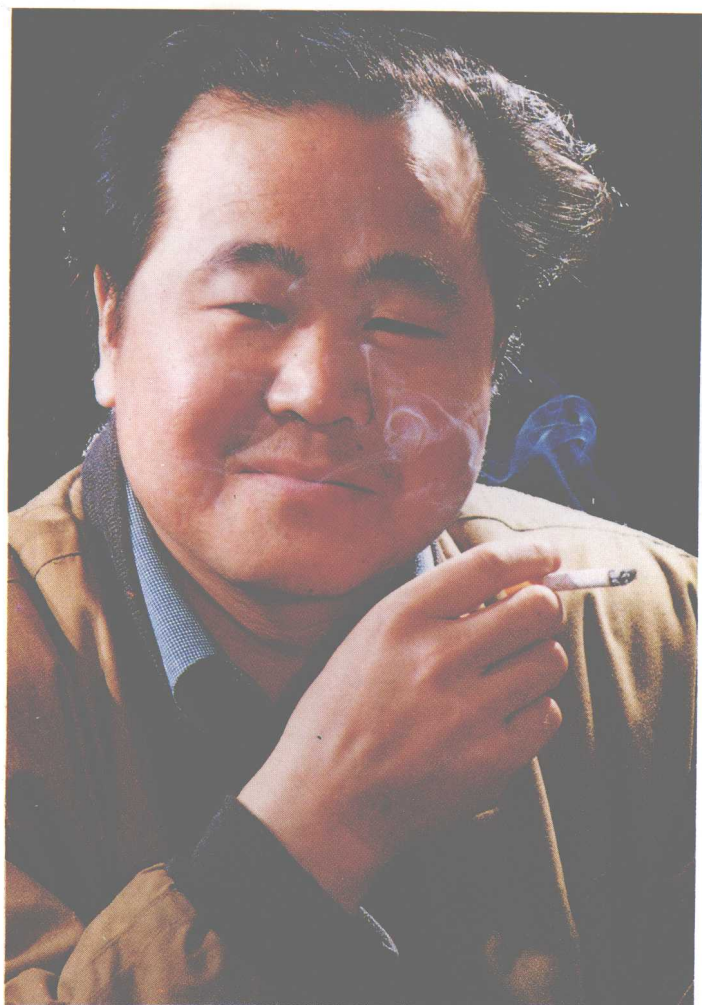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历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3年，到县第五棉油厂做工。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6年毕业。198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1991年毕业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任总参政治部一级创作员。



黄子

五

在帐中被球状闪电击出帐外，横七竖八躺了满圈。棚子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烟气息，棚顶上一个脸盆大小圆形的洞。它的浑身颤抖着，用上斜的眼望着圆洞里的钢蓝色的天空。一大缕潮湿明亮的光线斜穿圆洞，照着那英额上生有雀斑的奶牛巨大的乳房。它的乳房被另一头奶牛的蹄蹄儿触着。蹄蹄儿伸一伸一缩地动着，像有鲜奶的液体从乳头涌出去，滑腻的乳汁便汩汩地流出来。它舒舒服服地躺着，呼吸，呼吸，呼吸，麻木的舞动着，吞吐着。这时，那头的蹄蹄儿触它一下，乳房上便粘粘地受了一口。它猛一抖，竟扭扭，颤颤地跳了起来。“唉——”它余悸未消地叫着，东歪西倒地抖着，竟叫出声。它低下头，用前肢触着触着的公羊的腿。它的悲凉的眼望着望着绿水，拼命抖抖却跳不起来。

作者手迹

莫言话语

不说话使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关于颜色、关于气味、关于形状。不说话使人处在一种相互理解的和谐气氛中。不说话使人避免了过分亲昵也避免了争斗。不说话使人与人之间拉开了一层透明的帷幕，由于有了这层帷幕，彼此反倒更深刻更亲切地记住了对方的容貌。不说话你能听到世间更多的、更美好的声音。不说话女人的嫣然一笑更令人神魂颠倒。

——摘自长篇小说《丰乳肥臀》

第九章“会唱歌的墙”

目 录

收藏长篇小说卷：

《天堂蒜薹之歌》	1
----------------	---

收藏中篇小说卷：

《透明的红萝卜》	313
《球状闪电》	365
《爆炸》	441
《金发婴儿》	488

第一章

尊一声众乡亲细听端详
张扣俺表一表人间天堂
肥沃的良田二十万亩
清清的河水哗哗流淌
养育过美女俊男千千万
白汁儿蒜薹天下名扬

——天堂县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

“高羊!”

那天中午，阳光十分强烈。久旱无雨，天空和大地之间游走着混浊的尘埃，弥漫着腐烂蒜薹的臭气。一群蓝色的乌鸦疲惫地从院子上空掠过，地上闪过灰淡的阴影。已经收获的大蒜没及编

成辫子，散乱地堆在院子里，被炎阳曝晒着，发出阵阵恶臭。在堂屋里，他蹲在一张矮桌前，耷拉着两撇倒运的掉梢眉毛，端起一碗蒜薹汤，克制着从胃底泛上来的恶心，刚要伸嘴强喝，就听到从虚掩的破旧院门外，传来一声焦灼的吼叫。他听出这是村主任高金角在呼叫自己的名字，便匆忙放下碗，大声应着，往院里走。

站在堂屋门口，他说：“是金角大叔吧？来家里坐坐？”

院门外的声音柔和了些：“高羊，你出来一下，有要紧事跟你商量。”

他不敢怠慢，回头嘱咐了一句：“杏花，你别乱摸，别烫着。”饭桌旁，他的八岁的双目失明的女儿杏花大睁着两只光彩夺人两团漆黑的眼睛呆坐着，好像一截黑木头。在院子里走着，灼热的土地烙着他的脚。热气上冲，他感到双眼正在分泌眼眵。他搓着胸脯上的灰泥，听到新生的婴儿在炕上啼哭。身有残疾的老婆似乎在炕上咕嘟了一句什么。总算生了个男孩！他望望黑洞洞的窗户，欣慰地想着。西南风刮来了成熟小麦的芳香，就要开镰收割了。他的心突然感到十分沉重，冰凉的感觉从背后缓缓升起。很想收住脚，但脚却带着他向前走。蒜薹和蒜头的辣臭，熏得他眼泪汪汪。抬起赤裸的胳膊擦了一把眼，他知道自己没有哭。

拉开大门，他问：“大叔，有什么……哎哟娘——”眼前一片翠绿的线条晃动，好像千万根新鲜的蒜薹飞舞。右脚踝子骨上遭了一着沉重的打击，非常迟钝，非常沉重，仿佛连心肝都被扯动了。他闭着眼，恍惚中觉得嘴里发出一声惨叫，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右倾斜，而这时，左腿弯子又挨了一击。他惨叫着，身体一罗锅、莫名其妙地跪在了门前的石头台阶上。他想睁眼，眼皮沉重，蒜薹和蒜头的辣臭气刺激得眼珠疼痛难忍，眼泪乱纷纷涌出来。他

知道自己没有哭。正想抬手揉眼，两件冰冷刺骨的东西卡到了手脖子上，双耳深处轻轻地脆响了两声，好像有两根钢针扎在了脑袋上。

好久他才睁开眼，透过朦胧的泪水——他想，我没有哭——他看到两位白衣绿裤、绿裤上镶着红线条、身材魁梧的警察。他先是看到他们的腰膝：绿裤上端沾着一些发白的污迹，白褂下襟上沾着一些发黑的斑渍，宽宽的棕色人造革腰带上，挂着手枪和黑色的棒子，腰带的锁口铁闪闪发亮。他仰了一下脸，看到了两张冷冰冰的、毫无表情的脸。没及他开口，左边那个警察把一张盖着红印的白纸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轻轻地、略微有点口吃地说：“你——你被捕了。”

这时，他才发现扎眼的钢圈箍在了自己漆黑的手脖子上。两道钢圈之间，垂着一根沉甸甸的白色链条，他一抬手，那链条就慢慢地悠荡着。一阵彻头彻尾的寒冷几乎使他的血液凝固；冰凉的血液缓慢地、凝滞地流动着。他全身紧缩，两只睾丸提上去，拉扯得小肠发紧，一股凉尿滴出来，他感觉到自己在撒尿。他想控制住自己的尿。他听到了瞎子张扣那悠扬的、哭泣般的胡琴声，从不知何处传来，全身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瘫痪了。冰凉的尿流到了大腿上，濡湿了屁股，沾染了生满胼胝的脚掌，因为他跪着。他还听到了尿在自己裤裆里簌簌的喷射声和汨汨的流动声。

警察伸出一只冷冰冰的手，抓住他的胳膊，往上提着，依然有点口吃地说着：“起——起来。”

他迷迷糊糊地，想用手去抓住警察的胳膊，手脖子上的钢圈咯咯吱吱地鸣叫起来，它一边鸣叫着，一边往肉里杀。他惊恐万状地松开手，胳膊平托着，双手里好像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双臂如同两支木棒。

“起——起来。”耳边又响起警察的催促声。他双腿用力，站起来，脚一着地，踝子骨那儿爆发了一股火苗般的疼痛，他身体一歪，又一次跪在石头台阶上。

两个警察从两边架着他的胳膊窝，把他抬起来。他的腿像弹簧一样缩着，瘦小的身体像挂钟的摆吊在警察的手臂上。

右边的警察曲起膝盖在他的尾骨上顶了一下子，发怒地说：“站好！你这刁民！砸县政府的本事哪里去了？”

这句话他没听清楚，但警察铁一般的膝盖在他尾骨上的短促一击分散了踝骨上的痛苦。他猛一颤抖，双脚着地，站住了。警察松开了手，那个略微口吃的警察低声对他说：“快——快往前走。”

头眩晕着，虽然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哭，但热辣辣的泪水却泉水般往外涌，使他看起东西来模糊不清。警察又一次催促他向前走。那咬住手腕的铐子的沉重，使他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鼓足了勇气，运动着僵硬的舌头，不敢问警察，可怜巴巴地盯着萎缩在一棵槐树下的村主任高金角。

“大叔……为什么抓我……我没干坏事……”

哀嚎着，他知道自己哭了，却并无眼泪流出来，双眼又干又辣。他询问着骗他出院的村主任。村主任背靠在地上，像受到大人盘问的小孩子一样，机械地用脊梁撞着槐树，脸上的肌肉都横七竖八地挪动了位置。大叔，我没犯罪，你骗我出来干什么？他叫着。村主任半秃的脑袋上凝着一片大汗珠子，迟迟不往下流，满嘴龇出黄牙，好像随时要撒腿逃跑要咧嘴嚎哭。

警察又用膝盖顶他的尾骨，催促他往前走。他转回身，望着警察的脸，说：“同志……首长……你们抓错了吧？我叫高羊，你们一定抓错了……”

口吃的警察说：“抓的就是你！”

“我叫高羊啊……”

“抓的就是高羊！”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抓我？”

“你在今年5月28日中午，带头砸了县政府！”口吃的警察流利地说。

他眼前一阵黑，一头栽到地上。警察把他架起来时，他翻着灰白的眼珠，胆怯地问：“那就叫犯罪？”

“是的，那就是犯了罪。走吧！”

“可不光我一个人，有好多好多人都冲进去了……”

“一个也跑不了！”

他垂下了头，心想着一头撞在房墙上死了利索，但两个警察一左一右挟持着他，使他动弹不得。他恍惚听到了瞎子张扣那激动人心的、凄凉的歌唱声：

说话间到了民国十年，
天堂县出了热血儿男，
凭空里打起红旗一杆，
领着咱穷爷们抗粮抗捐。
县太爷领兵丁围了高瞳，
抓住了高大义要把头斩，
高大义挺胸膛双眼如电，
共产党像韭菜割杀不完。

他的肚子里一阵热，双腿上有了些力气，嘴唇哆嗦着，心里竟生出一种奇怪的念头，妄想喊句口号。一侧脸，正碰上警察大

檐帽上那鲜红的国徽，立刻感到又羞又愧，急忙低了头，平端着双手，跟着警察往前走。

一阵笃笃的声响在身后响起，他扭回脖子，看见女儿杏花握着一根烫着焦黄花纹的小竹竿，探着路，探到门口的石头阶上，声响格外清脆，好像戳着他的心。他的嘴巴不由自主地歪扭着，热泪忽忽地流出来。他知道自己真哭了。他想说句什么，喉咙却被一团滚烫的东西哽住了。

杏花光着背，穿一条鲜红的小裤头，脚上穿一双红色的塑料鞋，鞋带断了几次，用醒目的黑线连缀着。她的肚皮上、脖颈上布满斑斑点点的灰尘，剪了一个男孩式的小平头，两只白色的耳朵警觉地竖着。他用力吞咽着那团哽住喉咙的热东西，却总是咽不下去。

杏花高高地抬起腿——他从来没有注意到，女儿竟有一条这样长的腿——迈出门槛，站在适才他跪过的石头台阶上，轻轻地扶着花竹竿——竹竿高过她的头顶一尺——他惊讶地发现，女儿偷偷地长得有半根门框那么高了——他用力吞咽着那团稠粘的东西，看着女儿抹着锅门灰的脸庞上那两只漆黑的眼睛。这双眼里几乎没有眼白，黑得有些森森鬼气。她把头微微倾斜着，脸上挂着一种类似成熟老练的表情，她先是轻声地、探询性地叫了一声爹，然后，便哭咧咧地、放开喉咙高叫了一声：“爹！”

他用力吞咽着堵塞住咽喉的异物，同时咽下流到嘴里的眼泪。警察畏畏缩缩地揉揉他，小声地说：“快——快走吧——没准几天就会放回你来。”

他盯着结巴警察那张有几分讨好的脸，胃部同喉头一阵痉挛，上下牙自动分开，吐出了一些白色的泡沫和浅蓝的涎线，嗓子通畅，他抓紧时机叫了一声：“杏花——！告诉你娘……”一语未了，

又有一团异物哽住了咽喉。

高金角弓着腰走到石头台阶前，对女孩说：“回家告诉你娘，你爹被公安局抓走了。”

他看到女儿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因坐得太猛，身体后仰，但她立即一手撑着地，一手撑着竹竿，从门槛上一跃而起。他只能看到女儿大张着嘴好像吼叫什么，耳朵里滚动着一阵阵或远或近的雷声，除此之外什么也听不到。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女儿像只被皮鞭抽打着被铁链牵扯着的小猴子，无声地、狂暴地跳跃着。她用花竹竿敲打着石头台阶，敲打着朽腐的门框，敲打着干硬的地面，地面上出现了一层苍白的斑点。

妻子的嚎叫声也从院子里传来了。两个警察吼一声：“高村长，你在前边带路！”然后，不由分说，每人架住他一只胳膊，像挟持着一个瘦弱的顽童，拖拖拉拉，飞快地往村子后头跑去。

二

他被拖得心跳气喘，满身臭汗。定下脚，一抬眼望见一片黑黑的槐树林。槐林西侧，有三间红砖的瓦屋，他不常到村后来，弄不清这是谁的家。警察把他架到槐树林子里，直着腰喘气。他看到他们肩膀周围和腰带上下衣服都被汗湿透了，心里生出了对警察的敬仰和怜悯之情。高金角弯着腰趑进槐树林子，低声说：“在屋里……我趴在窗外看了，正四仰八叉地在炕上睡觉呢……”

“怎——怎么抓？”结巴警察看着同伴问，“还让高村长把他骗出来？这小子当过兵，怕不好对付。”

他立刻猜到了他们要抓谁。高马，他们一定要捉高马！他鄙

夷地看着秃头的村主任高金角，恨不得冲上去咬一口。但转瞬那怒气便消了，心里竟奇怪地盼望着警察多抓些人与自己做伴。如果全村男人都被抓走，老婆的心就会平和，他想。

“不要了，冲进去抓就是，实在不行就用电棒放倒他！”警察说。

“首长，没我的事，我走啦。”高金角说。

“怎——怎么没事呢？你看着他！”

他恨恨地盯着高金角。

“首长，不行，我可看不住他，万一跑了，我可担当不起这大责任。”金角瞄一眼高羊，目光立即便跳开了。

结巴警察抬起袖子擦擦脸上的汗，问：“高羊，你敢跑吗？”

他一时邪火攻心，竟咬牙切齿地说：“敢！”

结巴警察嘻嘻地笑起来，龇出两颗亮晶晶的小虎牙：“你——你听到了没有，他——他还敢跑！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结巴警察从腰里掏出一串亮晶晶的小钥匙，随便摸着镣铐的中间，咔嚓咔嚓替他开了铐。警察笑眯眯地对他笑。摸着手脖子上被镣铐咬出来的紫色槽印，一阵巨大的感激的浪潮包围了他。他又一次流了泪。他执拗地对着自己的心说：淌眼泪归淌眼泪，我没有哭。

他满怀希望地仰望着警察的脸，问：“同志，俺可以回家了吗？”

警察说：“回家？早晚要送你回家，但现在不行。”

结巴警察对同伴使了个眼色，那人转到了他背后，猛力一推，把他拥到了一棵槐树上。在他的鼻子被粗糙的树皮撞酸的一瞬间，双手又被结巴警察抓去，没等他反应过来，那两个钢圈又套到了他的手脖子上。他怀抱着一棵碗口粗的槐树，看不到自己的手。他跟树连在了一起。他恼怒地用额头撞树，树上的叶子瑟瑟抖，蝉

惊飞，冰凉的蝉尿落了他一脖子。

他听到结巴警察说：“你不是要跑——跑吗？跑吧，有力气拔出树来，你——你抱着树跑吧！”

他扭动着身体，一根坚硬尖利的槐针扎进了肚皮，仿佛连肠子都扎着了，因为他感到肠子猛烈地抽动一下。为了让槐针从肚皮上拔出来，他不得不把双臂死劲往后拉——忍受着弹簧镣铐咬进手脖的痛苦。他弓着背，垂着头，看到黑红色的槐针已从肚皮上拔出来，针尖上挂着一缕白色的纤维。肚皮上的孔里慢慢地渗出了一滴血，也是黑红色，跟槐树针的颜色一样。他在低头的时候，还看到自己被尿浸湿的裤衩已经半干了，尿渍的边缘曲曲折折，好像天边的云团。他还看到了右脚的踝子骨：它肿胀起来，发着青，破烂的皮肤退到肿包的旁边，翻卷着，有清楚的纹理，宛若白色透明的蛇蜕。

他把身体旋转了一下，避开了那根槐针，用仇视的、胆怯的目光去跟踪警察的脚。那四只脚上套着黑色的皮鞋，鞋上虽然积满了尘土，但还能闪烁出亮光。他想，如果他们穿的是布鞋，自己的踝子骨绝不会肿得这样高。他动了一下脚，像裂开了一条骨缝般地把尖辣的痛苦放射出来。他眼里盈满了泪水，但他还是认真地提醒自己：“高羊，你流了泪，但你没有哭！”

两个警察蹑手蹑脚，一个握着枪，另一个擎着黑棒子，往高马的院子逼近着。

高马院落的东墙倒了半截，只剩下半米高的砖基，警察俩一抬腿就跨了过去。院子里的景物一目了然：两棵耷拉着叶子的臭椿树立在西墙根，几只鸡卧在树荫下喘气，阳光像银子一样洒在地上。灼热的银箔般的阳光铺叠在当院里堆着的那些腐烂的蒜薹上。蒜薹堆上冒着若有若无的白气。高羊恶心，直想呕吐。自从